



长安一片月

文 / 目水

到长安已有一周,明日即将离开这个丝绸之路的原点。放眼窗外,十三朝旧都夜色尽收眼底。本欲早睡,奈何听闻夜半之时红色的月亮,我竟一反常态地彻夜未眠,只为能够一睹这“腥红之月”的芳容。

漫漫长夜,如果只痴情于那雍容华贵的月亮似乎有点不太公平。正如皇帝如果专宠某位妃子,也必定会引起其他命妇的争风吃醋。沉醉于茫茫夜色,窗外风起。虽说是在富饶肥沃的关中平原,与新疆沙漠有明显不同,但大西北的那一股气息还是让我这个巴蜀子弟特别敏感。长安的空气中有一种沙的味道,也有那种厚重的老旧沧桑感。

的确,它旧得很特别。沧桑得令人羡慕。正如李青莲所说,“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这里埋葬着中华民族的黄帝始祖;这里有赫赫宗周;这里有巍巍大汉;这里还有大举义旗替天行道的永昌大顺;这里更有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象征——那个矗立在东方辉煌的大唐帝国……

月渐渐染上了一丝朱砂似的红。“青女素娥俱

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樊南生的文字美得让人窒息。试想,如果我们到了那寂寥无人的月上,是否能与广寒仙子不期而遇?那儿没有灯光普照,没有繁华闹巷,没有浮华盛世。就连苏学士笔下的琼楼玉宇、朱阁绮户,也只是那霓虹影下、自己心中的绝世美景……长安亦是如此。它像一个勇士,守卫在祖国西北的战略要冲;又如一位中央的舞者,被周边的城市、古迹众星拱月。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围绕四周;秦王建都西路、筑陵东郊;汉武坐掌未央;唐明皇在临潼造就一段“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佳话;这里有路遥那平凡的世界,还有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春夏秋冬、草木枯荣……不过如今这些早已成为了泡影。留给世人的,只有那颓圮的宫墙和修缮后的城郭,和历代骚人墨客遗留在宣纸上那些残损的痕迹。

圆月的那一抹红正在往中心扩张。好不容易等到月圆,却又是猩红恶魔般的血色。奈何圆月偏遇此,怎不白玉却银钩?东坡有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确如此。人生如月,恨君却似江楼

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或许只隔半山,或许远至天涯;或许伊人如梦,或许人如白蛾,只得潜回红尘俗世与伊相见。

白日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长安的天总是晴空万里,而今夜的天空仿佛云雾缥缈。月亮却是像香菱的诗中的一样,“红楼楼头夜倚栏”,如一位绝世美人,依偎着楼台的栏杆,回眸一笑,百媚生。她俯视着大地的芸芸众生。管他尔虞我诈,管他是真是假,她只顾怀惻自己。有时候吴刚是令人羡慕的,可以在静处欢呼尘世的繁昌,可以在桃源享受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月渐渐被红色完全渲染。那唇釉里火红的烈焰仿佛在这里重现。秋夜悄悄,蟾宫迢迢。此时的长安城没有一丝烟火,没有一曲笙歌。没有任何人打扰月亮聆听自己的甜言蜜语,陶醉自己的谎话嬉笑,都只是静静待在家中与月对视。在视野尽头,夜有一丝凄冷,月幽幽地悬挂在天上,像一只红眼般凝视这座隐隐孤城;又像一只狐狸的耳朵,倾听她寂静的清歌。长安城中月如

野地

文 / 肖义成

真是奇怪,我不明白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中所述的事为什么会被我记得那么深刻,“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应该说,接触这首诗的时候,我还不大,那时对于诗,只是死背,但我却在没有任何书香背景的贫寒门第中情有独钟的记住了这首诗,并领悟到了其中的意趣。

并不是说,我天生就是读诗的料,只是说这首诗中那恬淡平实的乡村意境对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亦或是我自小以来在对田园的接触中产生的体验使稍大的我对范诗产生心灵的共鸣,从而加深了我对田园的执着。循着命运的痕迹,我将匆匆的步履停驻在一个新的人生驿站,一个不大,但也有不少人向往的小城。在这里,我依然讲诵着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并时不时邂逅着那个“夜雨剪春韭”

的老杜。

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当某种朴素的思想在你脑中产生并久久挥之不去之后,你要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我不懂叶圣陶先生养花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尽办法却最终也弄不到一点土而非得到城隍庙去买过磷酸钙粉。在我,向往田园的念头久久不能淡去后不久,就变成了畦绿意盎然的小菜。

那是在城市中一片备用的半沼泽地中,一堵简易的围墙成了繁华与荒芜的界限,或者说是喧嚣尘杂与清静安闲的界限。

我把那里称作野地。

有地种的地方,一定会有老妪或老翁,这是这些年来我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渐渐地种地的人多起来了。各种形状的地都有:条形的,三角形的,圆形的,各式工具都有,锈铲子,烂簸箕,破桶子,只有我的行头是最专业的,也只有我的地,是种得最精细的,而众多的种地者中,我是最小的,也

因此,我是最受关注的。他们一会来指点我点种,一会又来教导我施肥,偶尔推介我去扯些我没有的菜秧来栽种,偶尔也毫不客气地从我畦里扯些菜秧去移栽。老妪老翁往往像儿童一样相互攻讦,这个说:“谭爹,只有你那把耙头好,象收狗屎的家伙一样。”那个回击说:“金娣,只有你那菜地,茅茅草草的,象块抹布布。”

倒是从没有人说我。在他们眼里,他们虽不太清楚栽种种菜的目的何在,却无一例外的认为我的加入,是对他们的认同与支持,也无一例外的认为:我很爱劳动。

在体会这田园之乐的同时,我感悟着生命,生命知足,只要一片贫瘠的土地,它就能生根,长叶,开花;生命可贵,一颗不慎种到畦外的种子,它也要想尽办法萌生自己的希望;生命伟大,那些洒落到畦外的种子,没有半点自怨自艾,更无半点怨天尤人,命运安排它们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就不声

不响不起眼但却顽强的生长着,直到有一天,你惊讶的发现它的花的美丽,决不亚于畦里的那些……

在这片狭小但并不寂寞的天地里,我找到了久违的忘年之交,一个比我小的,称作小菜;一个比我老的,称作老翁。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也使我想起我渴求的一幕:某朝某日,我也拥有一片明山净水,自得其乐,友人来访,我也来一句“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让我们在纵情而乐的同时享受精神的盛宴。这样一来,我又感到,生活的意趣与心态,某些古人与今人是何其的相似!置身野地,我曾不止一次冲动的感到,只有在这里倾情付出的时刻,我的生命才充盈着宁静和踏实,也只有在这里,我才更真切的找到了我那偶或遗失的精神家园。

月散了,云也散了。又是新的开始。纵使前世沉如石,也可以随意抛下;纵使好事将息,也不必泪流痛泣。

月又将隐逸,孤独半生。不知何时才可以再一次见到那胜似玉盘、完美无缺的圆月。月出蓬山,月下长安。蓬山太远,长安太广。月离尘世,孤寂一夜。我别圆月,独尽半生。

离别长安,离别那一片空月。不过那一片月,始终随我心头。

搬家变奏曲

文 / 秦文君

老早搬家不是包给搬家公司的,而是自己来的。

我小时候遭遇过一次搬家,那天大卡车满载大小不一的杂纸纸箱,花花绿绿的行李包,一个贴了封条的红木小橱,还有摇摇晃晃的米缸和米桶。

搬场的大卡车是父亲从单位借的,过来帮忙搬家的也都是父母的人脉:亲戚,同事,老房子的老邻居们。

来帮忙搬家的一拨人,清一色男的,穿宽落落的衬衣,两袖生风,自在说笑,像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

平日绝对想不到窗明几净,空荡荡的老房子里,能变戏法似地囤着厚厚的家底,“武工队”前赴后继地从老房子里搬出死沉的床架和大橱,庞大的被褥,一大堆冬装,一些布匹和线线,无数的盆盆罐罐,仅冬季取暖的汤婆子就有五只之多。

原以为遗失的卷笔刀,掉了胳膊的洋娃娃,两个弟弟乱塞的臭袜子都现形了,没盖过邮戳的新邮票躲在隐秘的角落里,和灰棉絮似的蓬尘为伴。

卡车上载满货物,爸妈和“敌后武工队”,一人一辆自行车,游侠似地跟在卡车后面。我带着两个弟弟坐驾驶室。

临开车了,外婆送来了定胜糕,放在驾驶室里。这是上海的老风俗,乔迁要吃定胜糕,还要去新老邻居的家里送定胜糕。外婆是为了讨一个心安,一个吉利如意的口彩,才亲自送来定胜糕,其实她心里极不赞成搬家,她本人从宁波迁来上海半个世纪,始终住在南市蓬莱路的石库门房子里,每天在窄小的楼梯上上下下,她拒绝搬迁一是恋旧,还有是怕被搬家无穷无尽的琐事逼疯掉。

到新家后,“敌后武工队”风风火火,把卡车上的家具,行李,米桶什么的统统地搬下,往新家运,进门前,为首的突然叫了一声:“先搬细软!越搬越有。”

这也是那时搬家的套路和习俗,其实当年我父母没有什么细软,赤膊工资,几乎没有存款,母亲每个月买四块钱的有奖储蓄,年底的时候取出来,全家能过一个有鸡鸭鱼肉的春节。家里最值钱的是外婆给妈妈陪嫁的两样东西,一只金戒指,妈妈戴在手上了,另外有一只红木小橱,装了各种集邮册,高倍数的放大镜,算是我家最值钱的细软。

搬好后,妈妈给“敌后武工队”发盐汽水,将定胜糕分送大家,这些人嘻嘻哈哈地接着。我特别喜欢当时的大人,他们像我们同学之间一样单纯,热心,重情,彼此不必请客吃饭,不用讲客套话。

“敌后武工队”一人一辆自行车,高高兴兴撤退了,逍遥又洒脱。妈妈感动于这些人的情意无价,要爸爸保证,等亲友搬家,他也变身为“敌后武工队”。

记得那天两个弟弟特别不识趣,定胜糕被他俩掏空了一半,他们在卡车里就闹个不可开交,轰轰烈烈比赛谁是吃糕快手,在演绎闹剧的时候,因为一言不和,相互推搡,小弟还滚入司机的怀里,慌得司机紧急刹车。

等到了新家,他们涨红小脸,在角落演半夜鸡叫的故事,但还是很焦虑,为了一点小磕碰,扯开嗓子说“你寻死呀”,“你不得好死”之类的狠话。

母亲也要抓狂了,换了一个人似的,抓起手里的刷子扔过去,喝道:“不准骂人,再骂就学鸡叫,罚他学一百遍。”父亲也对他们说:“要文雅,不要哇啦哇啦吵架,这里是新家,不是强盗窝。”

我那天的感觉非常不对头,心里发紧,也和两个弟弟一样焦虑,不安,听到大家说搬家是乔迁之喜,心里却没有感觉到欣喜,还平添了忧虑。

直到新家安置就绪,并且在新家这边结识了新朋友,我心里才认可了这是自己的家,感悟到乔迁里喜的成分。